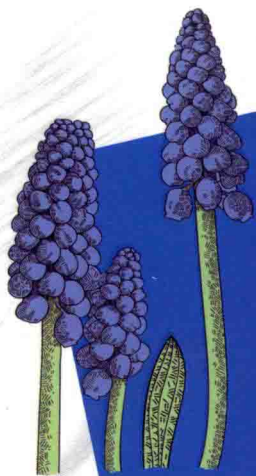


写给
青春的
散文



月影·青春驿站

叶延滨 / 著

作为有广泛影响的作家、诗人
叶延滨的文字绵密而简约，幽默而洒脱
其乐观的情调，独特的视角
充满着对人生的思考和启迪



经典荟萃
如此精彩
你怎能错过



中国商务出版社
CHINA COMMERCE AND TRADE PRESS

写给
青春的
散文

月影·青春驿站

叶延滨 / 著



中国商务出版社
CHINA COMMERCE AND TRADE PRESS

图书在版权编目 (CIP) 数据

月影·青春驿站 / 叶延滨著. — 北京: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17.1

(写给青春的散文)

ISBN 978-7-5103-1784-2

I. ①月… II. ①叶…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6057 号

写给青春的散文

月影·青春驿站

YUEYING · QINGCHUN YIZHAN

叶延滨 著

出版: 中国商务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东后巷 28 号 邮编: 100710

责任部门: 中国商务出版社 商务与文化事业部 (010-64515151)

总发行: 中国商务出版社 商务与文化事业部 (010-64226011)

责任编辑: 崔 笏

网址: <http://www.cctpress.com>

邮箱: shangwuyuwenhua@126.com

排版: 文贤阁

印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158 千字

版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3-1784-2

定价: 29.80 元

凡所购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总编室联系 (电话: 010-64212247)。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盗版侵权举报可发邮件到本社邮箱: cctp@cctpress.com)



叶延滨，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批评家，中国作家协会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曾先后任《星星》主编及《诗刊》主编，现任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

迄今已出版个人文学专著11部，作品自1980年以来先后被收入了国内外500余种选集以及大学、中学课本。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法、俄、意、德、日、韩、罗马尼亚、波兰及马其顿文字。作品曾获中国作家协会优秀中青年诗人诗歌奖、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新诗集奖（1985年—1986年）以及四川文学奖、十月文学奖、青年文学奖等50余种奖项。

②. 另一种为双壳。①. 色介壳扁, 人如隆182。②. 壳重
民县大, 人如隆182。③. 人如隆300, 铁等呈
本地182。182。铁等呈也。

③ 1.546
1.546

①. 弯曲处 弯曲和滑移处 弯曲而加。
 由弯曲而加。 弯曲和滑移处 弯曲而加。
 弯曲而加。 弯曲和滑移处 弯曲而加。
 弯曲而加。 弯曲和滑移处 弯曲而加。
 弯曲而加。 弯曲和滑移处 弯曲而加。

[illegible]

(5) 1632年。○此年即癸卯年，即己丑年。同治五年。此年
1632年。即己丑年。即己丑年。
(6) 同治五年。即己丑年。即己丑年。即己丑年。
同治五年。即己丑年。即己丑年。即己丑年。

[illegible]

书与文学是我的一生，也是命

叶延滨

那是突然发生的变故。我坐在这间小小的房间里，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一张床、一张写字桌和一支简易的书架，就成了我和母亲的新家。这间屋在一排平房的中间，平房外是一面山坡，从窗户望出去是青郁的树林，望不到山顶，而窗前最近的斜坡上，爬满了蔷薇花，让人忘记了这是远离省城的大凉山。那时我十岁，随“下放锻炼”的母亲从省城坐了三天的长途汽车，来到了这山区的师范学校。母亲曾是“一二九”时期在北平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不过解放后一直走背运，从部长降为科长，刚由科长升至处长，又从处长下放到这偏僻的大凉山，说是下放干部的“带队”。母亲对当地官员说，下放干部各有各的去处，我带什么队，让我当老师吧。就这样，这个十平方米的小屋成了我的新家。师范学校建在离县城十多里的山里，省城熟悉的生活一下子像雾气散去，

没有公园、没有商店、没有电影院，进县城连公共汽车都没有。

来到蛮荒偏僻的大凉山，那时我正读小学最后一期课程，刚结识的小伙伴乐意教我生存的知识。我记得两条：一是不要接近彝人，他们会背汉人小孩上山去当奴隶娃子。（在我到这里的前一年，这里刚完成了“民族改革”，据报纸讲“从奴隶制一步跨进了社会主义”。）二是不要一个人走夜路，因为路上有狼叼小孩。小伙伴的话不是危言耸听，我自己看到听到的，更让我感到环境的险恶。学校建在山坡上，面对一个大湖。没有围墙，山间小路串连起山坡上分散的教室、食堂、宿舍、图书店、医务室……我曾在一篇文章回忆过我到此地亲历的两件事。一是在学校下面进城的山道上，隔壁“民族干校”的会计进城领全校老师当月的工资，被两位学员尾随，会计被刀砍死，两人抢走了现金。二是有一只花豹钻进附近一家农户的猪舍，吃了猪，撑大了肚皮，没能钻出猪笼，被农民擒获。如此险恶的环境中，只有一个令我开心的去处，就是学校的图书馆。那些年刚好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寂寞荒凉的环境再加上初次体会“吃不饱”，日子一下子变得格外沉重。那间不大的图书馆实在是我的诺亚方舟、我的救生圈。我最开始读《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八十一天环游地球》《神秘岛》，还读《斯巴达克斯》《牛虻》，也读《青春之歌》《青年近卫军》。真的，用饥不择食来描绘我的那段生活，应该是准确而形象的。学校里几个小伙伴，每天忙着上山打鸟、下水捉鱼，而我捧着一本书就能忘了饥饿：“又到了食堂开饭的时间了，真快！”其实

比饥饿更可怕的是山区封闭而枯燥的生活。从省城来的母子俩，而且这个母亲还“历史复杂”，异样的眼光让我领受到世态炎凉。埋下头，翻开书，那些眼光像水面的雨花消失了，我会进入另一个世界，罗马奴隶们的世界，亚瑟和神父的世界，林道静和北平街头的风吹过我的额头。书真神奇，无论你是在省城喧哗的街头还是在大凉山蝉噪的寂寞山林，都会让人进入同一个世界，去领略另一种人生。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足，我得了贫血，三年只长了两公分。那是人生最艰难的岁月，但应该说也是读书最多的日子，记得图书管理员总是说：“还没有新书，下次吧！”书让我精神富足，而那一段读书生活影响了我的一生。

这是十分险恶的境地。我高中毕业不仅没考成大学，而且碰上“文化大革命”，文斗很快变成武斗。大凉山的武斗因为正在修建成昆铁路，军队各支持一派群众，迅速升级成真枪实弹的“内战”。我参加的一个以西昌高中学生为主的学生组织，被围在学校一幢教学楼里已经三个月了。三个月时间不说出校园，就是这幢大楼也出不去。干什么呢？我负责管理广播站，每天三次广播。小城依山而建，学校在城区最高处。挂在教学楼旁大树上十八支大喇叭，叫起来全城都能听见。母亲知道广播站是我在管理，只要听见大喇叭哇哇喇喇地叫，她就知道自己的儿子还活着。广播站取了个超长的名字：“西昌红卫兵 1018 战斗团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广播站”。老百姓都简称“完蛋广播站”。每次广播，对立面的枪弹就飞过来。时间久了，一支又一支的喇叭被打哑了，

完蛋广播站的声音也越来越小。围困在大楼里每天除了听枪声就是听死人的消息，这会让一些人沮丧和另一些人疯狂。能读的只有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文章当然精彩，但是天天念，念了还唱语录歌，唱了又念“老三篇”，就像红烧肉，餐餐都吃，也让人消受不了。除了毛主席的书，还能找到的就是马恩列斯的经典了。我搞到一本列宁的《哲学笔记》。这书有用，像老腊肉经嚼，一天读下来，读不了三四页，那些费解的词和定义，让我气闲神定地呆在被围困的大楼里喘气。有一天下午，我正在那里嚼《哲学笔记》，母亲推门进来了。“妈，你不要命了，你怎么进来的？”“那边站岗的是我的学生，放我过来的，我昨天没听见你的完蛋广播叫，整夜睡不着，不来看看放不下心！”我听这话，眼泪一下冒了出来。还没等我说话，母亲看见我打开的《哲学笔记》，笑了笑：“是我儿，能活着出去。好，我走了，如果那边站岗的换了人，就过不去了。”母亲连一口水也没喝，转身离开了。我目送母亲远去的身影，此刻她走得步履轻快，她知道有书替她守着儿子，放心。

那是没有光亮的日子。知识青年插队下乡，我到了延安，住进了一孔土窑洞。这是一对老农民夫妇的家，也是最简陋的窑洞。山坡掏出了一间窑洞，没有钱买窗，就用土坯把朝外的洞口砌起来，只留一扇门，门的上方留两尺见方的窗透气。老两口住在靠里的大炕上，在门边盘了个小炕，我就睡小炕。我叫他们干妈干大，他们叫我干儿。老两口总是太阳落山就上炕睡觉，而我

无论多累，总要在灯下读一会儿书。我带到陕北的有一本《战争与和平》，这让我能换到许多书来读。灯下读书这个与众不同的习惯，让干妈格外地高看我，他认为虽说这是从城里放到乡下的可怜娃，但是“落难人”还能挑灯夜读，必是贵人。有一天，缠着小脚的老太太步行到十里外的公社，为我买回一盏有玻璃罩的煤油灯，照得土窑洞明晃晃的，有了人气人影。这件事让我永生不忘，1980年我参加《诗刊》举办的“青春诗会”，诗会专号上刊登了我的成名作《干妈》，其中一章《灯，一颗燃烧的心》，就记下了那段灯光照亮的岁月：“穷山村最富裕的东西是长长的夜，/穷乡亲最美好的享受是早早地睡。/但对我，太长的夜有太多的噩梦，/我在墨水瓶做的油灯下读书，/贪婪地吮吸豆粒一样大的光明！//今天，炕头上放一盏新罩子灯，/明晃晃，照花了我心。/干妈，你何苦为我花这一块二，/要三天的劳动，值三十个工分！//深夜，躺在炕上，我大睁着眼睛，/想我那关在“牛棚”里的母亲……//“疯婆子，风雪天跑三十里买盏灯，/有本事腿痛你别哼哼！”/“稍些，别把人家娃吵醒，/年轻人爱光，怕黑洞洞的坟！”/干妈，话音很低，哼得也很轻……//啊，在风雪山路上，/一个裹着小脚的老大娘捧一盏灯……/天哪，年轻人，为照亮人走的路，/你为什么没有胆量像丹柯，/——掏出你燃烧的心？！”诗句永远留下了这盏灯，留下的这灯照亮了那些没有光亮的日子。

写下这些与书相伴的故事，原因是几位老工友来访。我应邀

到西安参加中国诗歌节，几位三十多年前一起在秦岭山区工厂工作过的老知青，看到报上登了我的照片和采访，一路打听找到我住的宾馆。当年一起工作的小青年，都老了。正在与我交谈的《延安文学》主编，也有兴趣地与他们攀谈起来。谈话间，老工友章明对主编讲起我离开工厂、调回四川的故事：“那天是我送延滨上火车站。托运的三只大木箱也是我帮他捆好的。车站问：什么东西？我说：书。因为那时托运书籍的运费最低，车站的工作人员咧咧嘴，没一个人相信。争执起来，硬要我们打开。那箱子太大了，一米长，半米高，两人才搬得动，重新开箱再捆上容易吗？吵了半天，没办法，像打赌一样，围上一群人盯着看，绞断铁丝打开一个箱子，全是书，再打开还是书。这时车站的人说，别开了。我还是把第三个箱子打开，全是书。这事在县城传开了，可给咱们厂的年青人争面子了。”这件小事，我都忘记了，过了多年，老朋友们还记得，让我不知说什么好。

曾经读到过阮葵生的两句话：“无事此静坐，有福方读书。”联想起与书结缘的这些细节，我觉得热爱文学不仅是我的福气，对我而言，也是命啊。

回眸往事，青春也曾是我的驿站。也许这些记录生活的片断与思绪的涟漪，会给读者朋友一点人生的滋味。能如此，我就要谢谢编辑和出版社约我出了这本集子。

是为序

2016年7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辑 我的青春驿站 001

记忆中的第一个家 001

飞天 004

凉山的邛海边一排平房 007

老庙 010

吾爱吾师 013

大桥 018

头一次见到死神 021

浮沉 025

耐心的胜利 029

在曹坪的阳坡上一孔窑洞 034

往日的朋友	037
甘沟	041
小站人生	044
学当秘书	047
那时，大难不死	050
第二辑 把日子嚼出滋味	053
生活的滋味	053
生命的陶片	056
设饵有心	059
曾经的“此时此刻”	061
关于做官的思想汇报	064
写在水上的名声	067
遗忘的美感	070
我们很忙	073
人的一种定义	076
曳尾于涂中	079
永恒之脸	082
读闲书记	085

第三辑 虫鸟兽也是精灵	088
臭虫	088
在南方和北方都与蟑螂作战	092
蚊虫的逍遥	096
小吸血鬼	099
老鼠的故事	102
乌鸦诗意	105
狗鼻子	108
牛马经	111
给鱼儿们换灯	114
第四辑 人性饰物细无声	117
怀旧的茶杯	117
欲望的筷子	120
友谊的手套	122
权力之鞋	125
理性的拐杖	128
作为饰品的扇子	131
一头秀发	134

笔为何物	137
手枪与手机	140
千金一刻	143
伤疤	146
读书与藏书	149
制服	152
眼镜	155
好刀	158
旧货	161
酒壶	164
第五辑 漂泊的归巢太阳	167
漂泊心迹	167
虹：半瓶老酒一杯茶	172
钉在纸板上的蝴蝶	176
星河与灯河	179
抱着纸箱的人	183
万花筒	187
老茶馆	190

简单的快乐	194
归巢的太阳	197
一棵树，就是一棵树	201
第六辑 旧友俗人雅趣事	204
康干事	204
刘主任	208
半瓶酒	212
红绿灯	215
粑耳朵	218
胡总编的作案工具	221
姜片	224
忙啊……	228
副产品	231
望子成龙	235
形象工程	238

第一辑 我的青春驿站

记忆中的第一个家

突然想起“我家的门”这个话题。一个怀旧的题目，不想做，越是不想越放不下。这不，一幕幕地就这么拉开了。

我最怕别人问，你是哪儿的人。你问我，我问谁去。在军医院里出生的人，抱在襁褓里就开始行军。只好给人说：我是在哈尔滨生出来的。我比这个共和国早几个月来到这个世界，当时，行军时抱我的那位十五岁的小通讯员，现在已是离休老干部了。他对我家一直很好，前几年母亲在世时，还年年寄贺卡来。他总爱叨叨说，人家是抱枪干革命而他是抱孩子抱出个离休资格。他抱我跑了半个中国，等到我有了记忆，他便离开了我家。

我现在还能清楚记得的第一个家，是成都西胜街的一处旧宅。